

沙堡精神

——葉輝

採訪、撰文：鄭楚萍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interview

「辦文化版面，就似玩堆沙遊戲，幾經辛苦，才能把一桶一桶沙堆積上去。眼看一些東西就要成形，一些人又不能支持下去了，一個浪打過來，沙堆經不起考驗，就散了。」不斷付出的努力這樣容易被推翻，是甚麼令葉輝仍如此執著於辦文化事業？

「不，不是執著，是一份天真。我們有時候是需要想像力和相信不是真實的事情。」

無私地種樹

他說了一個猶太人的故事：「有一種樹，不多不少，只會每七十年結果一次，它的名字叫角豆樹。假如你十歲有力氣種樹，你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看見它開花成果，因為古人不相信自己有七、八十歲壽命。但他們仍然會種，因為他們希望子孫終有一日嚐到這種難得的果實。」

正是「前人種樹，後人嚐果」的無私精神，鼓勵著葉輝。他強調這不是執著，而是樂觀：「天真一點就可以了。」他又舉了北京小孩堆雪的行為：「如果抱著『太陽一出雪就會融』的心態，他們一開始就不會堆雪。」

對於很多人都說，今日香港的傳媒變質

了，變得過於商業化和娛樂化，但資深報人葉輝認為這是由於時代不同所致。「從前我和三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湊了點錢，印了一張報紙，前後共四頁，首頁和末頁分別是本地新聞及國際新聞，而中間兩頁就是副刊，就已經可以出版了，這就是所謂的『文人辦報』。」

以前的報紙可以有專門功能：「我喜歡足球，就已經可以做一份關於足球的報紙；喜歡賽馬，就做一份關於賽馬的報紙；喜歡下棋，就做一份關於下棋的報紙。但是今日的報紙比以前『大疊』得多，內容包羅萬有，一份報紙已經集資訊、趣味和娛樂於一身，再要求它兼有教育功能，似乎是不切實際的事。」

說真話精神

他指出，今日的報紙需考慮到成本和數以百計員工薪金問題，所以不應要求報業履行以前文化、藝術的責任，而且，現今資訊傳播途徑比以前多，「一些文化愛好者，他們可以在網上發表作品，假如向一百人收取每人一百元的訂閱費用，就有一萬元的可觀收入。」他續說：「例如我們以前認為儲蓄是美德，一分一毫地儲在豬仔撲滿，一年辛辛苦苦地儲成三、四十元，這對我們來說意義十分重大。但今天，如果你捧著一箱一毫子去便利店，他們必然不收。又例如以前我們乘電車，現在乘地鐵；以前一毫子可以乘電車，現在『嘟』一『嘟』都已經數元。所以時代不同了，報紙的功能不同了，職責不同了，價值觀也不同了。」

但是，葉輝堅持報界有一種精神，是一定不能改變，那就是說真話：「否則這世界變了謊話世界，人們將不知甚麼是對，甚麼是錯，世界便會十分混亂。」

有言這一代是「溫室草莓」、「王子」、「公主」，經不起考

驗。這位資深傳媒人，又如何看待今天的「八十後」或「九十後」？「就等於我無法體驗上一輩吃蕃薯、吃樹皮的日子，但我可以體驗到他們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；以前我們住木屋區，難道要特地叫我們的子女到木屋區生活？這是不可能的，我們要體諒他們，時代不同了。我們這一輩，有很多兄弟姊妹和堂兄弟姊妹，我們好像朋友一樣，每當遇到困難時，大家有商有量。現在的一輩很多都是小家庭組織，而且都沒有了叔叔、表姐等親戚結構，再下一輩時，可能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叔叔、表姐，明顯地，人倫關係慢慢改變。」

自覓新出路

葉輝指出時代不斷改變，舊一輩不應該把舊一套加諸在新一輩身上：「我生長於六、七十年代，即獅子山下精神的時代。以前抗日戰爭經歷，不應放在我們的時代，同樣，獅子山下精神，也不應放在你們新一輩身上。每一代都會遇到他們自己的問題，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可能是孤獨，還有前路問題。前面的路已經有人開創了，他們可以發揮的空間比以前少。」

他認為社會應該幫助他們創造條件，年輕人也可以自覓新出路：「每一代也應創造屬於他們這一代的產業。例如我的父母輩不會想像到辦報也可成為終身職業，正如現代年輕人在網上辦雜誌、把自己的創意製成品拿到工展會、年宵等去賣，這是我想像不到的。」他認為最重要是不要規定了年輕一輩的發展。

那「公主」、「王子」之名是否不公平？葉輝認為年輕人應該為此等名稱負上部分責任，家長無可避免地也應分擔部分責任：「在家中，父母可能待你如公主王子般，是所謂『掌上明珠』。但走出家門，你有自己的朋友、事業。可能在工作時上司罵你兩句，你便回嘴道：『我爸爸媽媽也從未這樣說過我！』這樣明顯是不對的。在家

中，你父母可能自己不捨得花費，把一切最好的都送給你，慢慢你習慣了這種生活，覺得是理所當然，你會想：『這樣怎算是公主？我的朋友都是這樣！』」他認為雖然不可以「一棒打死一船人」，但年輕人要反省，離開溫室後，要學懂用另一種態度去面對生活。「如果我們繼續用家中向父母撒嬌的方式與人相處，可能要想一想是否不適合生存在這個環境。」

唐英年不久前發表「車毀人亡」的言論，葉輝是否同意今天年輕人過於激進？他認同年輕人是激進的一面，但同時指出，他們有權利用行動去表達他們對社會的訴求，他認為年輕人的聲音往往被社會所忽略：「一個良好的社會是一個開放、有對話、有溝通的社會，而不是一個反抗的社會。」但他又表示如果長期受到壓抑，便應找渠道發洩，但我們不應該相信事情的表象：「一張家庭暴力照片裡，我們可能只看到父母暴跳如雷的畫面，我們會指摘他們不懂體諒子女，但背後這對父母可能已經勸說了很多次，無奈子女不聽。」報人的專業，就是要尋找事情的真相，批判事實，而不是只會相信事情的一面。

鹹蛋黃在海平面

葉輝除了是資深報人之外，他的另一面是詩人。他一直致力於推動新詩發展，而且十分鼓勵年輕人從事文藝創作。他認為中國的造字方法已經揭示了新詩最簡單而最重要的創作秘訣：「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，本身是一幅圖畫。把兩個畫面或圖畫結合在一起，在電影而言，就是『蒙太奇』。」簡單而言，就是「聯想」，例如「鮮」字是「魚」和「羊」結合，原來世上最腥的魚和最羶的羊結合一起就可以得到最鮮的味道。

又例如一個圓中間有一點是個「日」字，太陽在地平線升起為

「且」字：「整個畫面多漂亮啊！一顆鹹蛋黃在海平面緩緩升起。」所以，我們在品味新詩時，先要理解作品的畫面或背後的意義：「例如《向左走·向右走》寫一對男女向相反方向走，原來背後的含意是指人與人之間疏離的關係。」葉輝指出，新詩十分重視想像力：「我們生活中常常只有兩個選擇，例如我們到茶餐廳時，侍應只會問『咖啡還是奶茶』，但文學的想像力能去到多遠就多遠。」

葉輝曾創作不少飲食方面的作品，有言香港飲食文學的作品比台灣和大陸遜色，他卻指出：「香港曾出現過很多這一類名家，只是大家沒珍惜，沒有提煉精華及保留。」他提及一位香港飲食文學作家陳夢因，對他大表欣賞：「他的作品體現出食和社會民生的關係。例如一家人同桌吃飯，表現出分享的觀念。」

在大陸堆沙堡

對於新詩或飲食文學的前景，葉輝都抱十分樂觀的態度：「以前殖民地官員不重視發展香港文學，但隨著官員一代一代更換，終有一位更好的官員懂得文化保護的重要。」近年葉輝北上大陸出版他的作品，他表示在中國沒有遇到任何限制，可是這不完全是好的現象：「正如狄更斯《雙城記》中說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。』好的一面，是因為現代作家想出版的渠道比以前更多，可以選擇在香港、中國、台灣或其他地方出版作品；壞的一面是由於書籍多了，人們變得不會珍惜。再者，現代人多都想著哪一種股票會升值、買這幢房子會否升值等，想法趨向物質化，所以即使你出版了一本書，但如果沒有人欣賞，會令你有種孤獨的感覺。」他笑說會樂觀、天真一點看待事情的發展：「也沒甚麼，就好像在大陸也堆了一個沙堡。」他強調過程是最重要，正如他在新詩分組交流會上指出，比賽的冠軍只有一個，與人分享你的作品及享受創作期間的樂趣，才是文學創作的最寶貴之處。

沙堡，的確容易被大浪一撲就散，可是同時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再創造出一個新沙堡，而且創作期間的享受，並不是千個百個浪能輕易撲散的。